



白沙子全集

和6
1.084
27

廿七



和6
1.084
27

附錄白沙先生行狀銘表

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行狀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姓陳氏系出大丘高祖判
鄉曾祖東源祖永盛號渭川少戇不省世事好
讀老氏書嘗慕陳希夷之爲人父琮號樂芸居
士讀書能一目數行下善詩年二十七卒卒之
一月而先生生母太夫人林年二十有四守節
教育之祖居都會村至先生始徙居白沙村白
沙村在廣東新會縣北二十里後天下人重先

生之道不敢斥其名字因共稱之曰白沙先生以宣德三年戊申十月二十有一日生於都會村先是有望氣者言黃雲紫水之間當有異人生黃雲紫水者新會之山川也又有占象者言中星見浙閩分視古河洛百粵爲鄒魯符昔賢所說及先生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左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山中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

有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旣老自謂石翁少讀宋亾厓山諸臣死節事輒掩卷流涕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歎曰嗟夫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弱冠克邑庠生其師某者見其所爲文異之曰陳生非常人也世網不足以羈之明年丁卯中鄉試第九人錄經義一篇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俱下第聞江右吳聘君康齋先生講伊洛之學於臨川

之上遂棄其學從之遊時年二十有七也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不與語先令治田獨待先生有異朝夕與之講究受業歸講學之暇時與門徒於曠野習射禮未幾流言四起以爲聚兵衆皆爲先生危先生獨處之超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謫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遺書先生亟起毋重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復遊大學祭酒邢某一日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於

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景賀欽輩皆樂從之遊欽時爲給事中聞先生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抗疏解官去旣出太學歷事吏部文選司先生日捧案牘與羣吏雜立廳事下朝往夕返不少怠郎中等官皆勉令休對曰某分當然也識者謂其抱負之大而克勤小物如此得孔子爲委吏乘田之意侍郎尹某聞而賢之遣子某從學先生力辭凡六七

印流三集 附錄 三
往竟不納成化己丑禮闈復下第有神見夢於
人曰陳先生卷爲人投之水矣其後二十年御
史鄺某聞之禮部尚書某從吏云某所爲也先
是先生寓居神樂觀科道諸公往來請益無虛
日旣而某被科道劾疑出先生故特惡之深且
曰彼戴秀才頭巾爾動人若是脫居要路當何
如耶揭曉編修某時爲同考試官主書經房索
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不果時京師
有會元未必如劉戩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謠以

及輿夫敗卒莫不嘖嘖稱屈曰可惜陳先生不
中時卽有人夢曰經綸不屬陳先生矣羣公往
慰先生先生大笑莊杲進曰他人戚戚大低先
生大笑太高二者過不及先生領之其居神樂
觀也北士麤鄙者數人約曰必共往因折之及
見先生神樂觀洞然氣沮口噤各不能發一語
反致羞而退因語人曰果異人不可狎也今右
布政使周某時同遊太學所藏古人墨跡愛踰
拱壁先生因借閱經旬不還某數取先生笑曰

白雲集 附錄 四
試君爾君得非所謂玩物喪志者乎某遂有所
警發南歸杜門却掃潛心大業道價嚮天下四
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
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先生之廬先生日
飲食供賓客了不知其囊之罄也自朝至夕與
門人賓友講學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疊疊
不少厭倦翌旦精神如故雖少壯者自以爲莫
及也江右藩臬左布政使陳某等修復白鹿洞
書院成以山長書幣走生員劉某等聘先生爲

十三郡士者師先生報書謝不往壬寅廣東左
布政使彭韶上疏略曰國以仁賢爲寶臣才德
不及獻章萬萬猶叨厚祿顧於獻章醇儒乃未
見收用誠恐 國家坐失爲賢之寶疏聞
憲宗皇帝可其奏部書下有司以禮勸駕先生
以母老并久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
生終不起也具題薦末云臣已趣某就道矣且
告之故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則予爲誑
君矣先生不得已遂起至京師 朝廷用故事

敕吏部考試會疾不果赴上疏略曰臣母以貧賤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 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全之士願乞養病終養疏上

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明日受翰林院檢討俾視終疾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先生以 表謝

不辭學士李某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蓋實錄也祭酒某先生同省人也素忌先生重名及至京師使人邀先生主其家已而先生僦居慶壽寺某寓之後因脩述陰令所比誣先生學士某見之不平爲削去歸經南安知府張某問出處對曰康齋曰 布衣爲石亨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

白沙先生集 附錄 七
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
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某唯唯暨歸歲
有薦辟先生皆援 詔不行初應詔而起也道
出羊城所至觀者如堵至擁馬不得行歸之日
五色慶雲遶其所居之第經日始散弘治庚申
給事中吳某以先生及尚書王某侍郎劉某學
士張某祭酒謝某等八人同薦與二三儒臣入
內閣柄用 上方勅吏部查勘
命將及門而先生歿矣是年二月十日也享年

七十有三歿之前數日蚤具朝服朝冠令子弟
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 君復
作一詩云託仙終被謗託佛乃多脩弄艇滄溟
月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歿之日頂出白
氣貫天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隣人
聞車馬駢闐異之急出見一人若王者狀儀節
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爲大官至及旦詢之無
有也先配張生子二人曰景雲作小詩得唐人
體裁曰景暘充邑庠生先生卒女二人壻黃

白沙子集 附錄 七
彥民指揮倪麟後改譚其孫男三人曰田曰曉
皆庠生曰豸尚幼繼室羅無出先是知縣左某
以醫來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爲也
先生曰飲一匕盡朋友之情飲已作詩遣之歿
後一月提學僉事宋某移文當道請入祀鄉賢
祠都御史鄧某疏乞

恩典草已具尋卒御史費某疏乞不拘常例
贈官諭祭不報是年七月二十有一日葬於圭
峯之麓辛向之原遠近會葬者幾千人左布政

使周某贈白金二十星助葬誄之以辭刻石于
墓三府暨藩臬諸公門人親友遠近相續設奠
致賻殆無虛日於戲生榮死哀吾於先生乎見
之矣先生少負氣節每出少挫歸輒對伯兄泣
不食房婢偶露體告太夫人必黜之乃已迨晚
年涵養深至不可測孝弟出於天性事太夫人
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
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
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

白沙先生集 附錄
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某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做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爲人子吾獨不爲人子兄弟泣爭義感行路太夫人卒從伯兄之請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孤子居九十年之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老耄康強如壯先生以古稀年顧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也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其後母死後喪太

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娛耳通判顧某曩見先生束木帶解所束玳瑁帶贈至是反之一念衡山靡間朝夕曰自今以往未死之年皆贅也事伯兄如父坐必隅坐雖跡處山林其愛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祿者殆有甚焉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故其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溪上不曾攜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知言者讀之當知先生之心無一日不在天下國家也爲人豁

白沙先生集 附錄 九
達大度不見小利未第時隣人有侵其屋地者
欲威之以力揚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
必辱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
爲若讓其人慚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
者處亦如之後復有盜葬其祖墓者先生怒曰
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卽悛吾卽訟之官吾敢
沽虛名而失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悛巡撫湖
廣都御史謝某遺先生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厚
陳某者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先

生卽舉以畀之林良者以畫名天下嘗專意作
一圖爲先生壽惠州同知林某至閱之愛甚先
生亦卽畀之無吝色知縣趙某頗著貪聲懼先
生遇嘗道露其事遺白金數錠爲太夫人壽先
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某以贓去官先
生追而還之其人感泣提舉汪某慕先生特甚
在海北特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爲
先生壽其卒于官也先生盡封還以爲賻叅政
伍某僉事戴某輩以次各遺白金欲新先生居

却不可乃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學者初年甚窶嘗貸粟於鄉人僉事陶某知之遺田若干傾晚年按察使李某做鄭富公故事破數百金買園一區於羊城先生皆却不受封券至於三四往返御史熊某做洛陽故事欲建道德坊於白沙以風士類先生力止不可乃議創樓於江許爲往來嘉賓盍簪之所榜曰嘉會先生曰斯可矣先是某亦以疏薦于朝都御史鄧某做林逋故事檄有司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

先生卻之以詩云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某出使外夷以其師某意致白金三十星先生亦卻之太夫人兄第之子陳某幼無依先生收育教之成人至割田廬以樹其家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旣而知之歎曰良家子也命內人撫育之如己女及笄擇壻嫁之友人莊景病遺書求先生門人知醫范規者往規貧不能赴先生卽備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生死炎涼之別都御史朱某極歸桂陽爲文遣

子不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某御史袁某經歷
張某輩之歿也亦然其聞羅某袁某張某之訃
也皆設位哭爲之總服三月叅政胡某爲提學
僉事時雅重先生常選生員有異質者十餘人
往受業今學士梁某叅政李某輩與焉其後某
遭憂先生特弔其母喪於新喻及弔吳康齋墓
於崇仁羅某墓於永豐訪莊某宅於江浦其論
治道以正風俗成人才爲急務知縣丁某之初
知新會縣事也出其鄉人給事中董某書爲介

求執弟子禮先生百凡啓迪以致四禮大行民
愛之如父母及卒于官先生綜理其後事如已
事後民立祠于白沙先生記之其始終成就皆
先生之力也顧某爲同知知德慶州卒事遭不
測先生毅然任其事曰朋友之責也後聞其子
至乃已李某裹糧自嘉魚數千里從學白沙凡
二年先生服食行纏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
居之臺榜一聯云有月巖光瀨無金郭隗臺其
欲來天下之善蓋如此學士王某聞而歎之盛

稱先生見黃公鈞臺記門人林某始有志於學
後爲貧累先生欲成之謀田於肇慶同知張某
以某不歸乃不果迎先哲宋丞相菊坡像爲文
祭于家隅坐瞻仰若子弟之於師者久之程節
婦鍾氏子也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加其節
表之以詩復歲時遺以綾布君子謂先生使其
大得志表先德舉賢才當不遺餘力也厓山大
忠祠慈元廟之建與夫祀典之舉也皆發議於
先生與副使陶某右布政劉某僉事徐某共成

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
謝於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
立于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卽
其所也故先生弔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
之句先生精神嘗與神明通居外海陳某宅有
異人來見語秘不傳臨歿夢與濂溪兩厓答歌
於衡山之五峯皆紀之以詩北歸時泊舟江滸
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算因
得免先生德氣粹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

敬給事中賀某執弟子拜跪禮至躬爲之捧硯
研墨旣別肖先生小像懸于家之別室出告反
面有大事必白羅某改官南京修撰先生謂曰
子未可以去乎某卽日解官去壬寅別都御史
朱某於蒼梧也某預約束叅隨官埃先生至掖
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不能某曰古之聖帝
明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况區區乎中貴
某謁先生廬至江滸却肩輿走數百步入京師
時經南安知府張某倣曹叅師盍公禮以待先

生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某往復差官具人
船護送極其禮意之隆暮年欲卜築衡嶽都御
史沈某創屋士人某等割田以待左布政使用
某甫下車卽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
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嘗經
山鄉熟甚思生菜值山氓植者良少前此貴客
重價求之弗獲先生至山氓羣來獻之京師走
家童市靴於肆工人問自先生亟易以佳者其
至誠能動往往如是先生之始爲學也激勵奮

發之功多得之康齋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
朱某時爲參議造廬求見卒避不見閉戶讀書
盡窮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釋老稗官小說徹夜
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
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
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
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閩外者
數年故其答某問學詩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
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

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
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
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
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
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弦久之又歎曰夫
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
內外苟欲靜卽非靜矣於是隨動隨靜以施其
功故示其門人張某詩曰知夜則知朝西風漲
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遙有物萬象間不

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又曰登高
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回顧
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
我與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
能別來去明日立秋來人方思處暑又曰兩脚
著地此何關白雲與爾同去還正當海濶天高
處不離區區跬步間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主
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其基其自得之效則有
以合乎見大心泰之說故凡富貴功利得喪死

生舉不足以動其心者其後造詣日深則又以
進乎顏氏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地位
而駸駸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其學有
本原進有次第的然可據如此迨其晚年超悟
極於高遠則又有非他人所能窺測言語所能
形容者矣其始懼學者障於言語事爲之末也
故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
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虛無寂滅之偏也故又恒
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門人

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爲則天下之人又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爲稱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故其詩曰千年無鮑叔一懶有柴桑蓋亦歎天下之莫我知也所恃天下之大千百世之遠其心同其理同必有知言者誦其詩讀其書當有以知其人卓卓哉孔氏道脉之正傳而伊洛之學蓋不足道也是故見諸日用雖與百姓同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聞風者興起沐化者心服蓋有莫知其爲之者使得大用於世綏

來動和之效庶幾乎先生嘗以道之顯晦在人而不在言語也遂絕意著述故其詩曰他年儻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有勸之者對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又有易乎君子曰先生著述可謂富矣自一言演之可萬言自萬言斂之可無言今其詩文不下萬餘首獨非著述乎其爲文也主理而輔之以氣雖不拘拘於古人之繩尺故自有以大過人者其爲詩也則功專而入神

品有古人所不到者矣蓋得李杜之製作而兼周邵之情思妙不容言故其詩曰子美詩中聖堯夫又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少能兼今蒼梧山東皆梓行其集惜乎未全也至於揮翰如其詩能作古人數家字山居筆或不給至東茅代之晚年專用遂自成一家時呼爲茅筆字好事者踵爲之故其詩曰神往氣自隨氤氳覺初沐賢聖一切無此理何由矚調性古所聞熙熙兼穆穆耻獨不耻獨茅根萬莖秃又曰茅君頗用

事入手稱神工又曰茅龍飛出右軍窩皆指茅筆也天下人得其片紙隻字藏以爲家寶康齋之壻某貧不能自振造白沙求書數十幅歸小陂每一幅易白金數星庚申 朝廷遣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疋時從人僅攜一二幅恨不能多也先生教人隨其資稟高下學力淺深而造就之循循善誘其不悟者不强也至於浮屠羽士商農僕賤來謁者先生悉傾意接之有叩無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甚

白沙先生集 附錄 七
衆南畿僧太虛知名當世亦以其學求正於先生先生復書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告之曰我以此證也先是先生道南畿見太虛告以念老母太虛爲朝夕聖前祝願至先生歸相見乃已其篤信如此嗚呼若先生者君子謂周子之後一人而已者非耶某也無似自成化辛丑見我先生於白沙我先生卽以國士待其後受教多而辱愛厚臨歿具書趣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人羅冕曰吾道吾付吾某矣示以詩云古往

今來幾聖賢都在心上契心傳孟子聰明還孟子誰今且莫信人言又曰萬丈祝融何處山三年碧玉夢相關多少畫工傳不去都沒賢今盡幅寬又曰病久唯聽命詩成不浪傳門前花十丈玉井正開蓮數椽剛到地一棟正橫天不亡吾道在萬萬歲相連因執某手曰出宇宙者子也旣而曰孔子之道至矣願毋畫蛇添足又曰用斯行舍斯蕪子其勉之吾言止是矣嗚呼言猶在耳不肖某斗筲之器何脩何爲而後可以

少副我先生付託之重乎先生歿後門人聚議以湛某爲行狀李某爲墓誌銘梁某爲傳而墓表則屬之某也某之爲行狀也倉卒事多未備某竊懼久而湮晦無傳暇日因重爲補葺以爲天下後世君子告且備異日史氏采錄焉謹狀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閏七月甲申門人承直郎戶部主事張詡狀

白沙先生墓表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歟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氏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齋咨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

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
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
竿於溪涯海曲忘骸捐耳目去心志久之然
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至靜而見
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
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
事真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
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
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
是以無思爲無之心舒而無爲意必固我之用
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
而能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
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
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聖賢固命之
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
其可以窮達限邪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

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嚮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一兩而萌芽者皆是草木益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旣老曰石翁吾粵古岡產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曰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其世系出處見門

